

# 詩與散文

第一本

劉 大 白 著

# 白 屋 文 話

蔣夢麟說：『白屋文話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同時就是打倒鬼話文的最有力的佈告，論斷鮮明，文字痛快，實爲劉大白生平最得意的佳著。凡和中國文章發生關係的人，無論男女老少，不可不買來一讀。附有胡適之，徐蔚南的序跋。四號鉛字道林紙，印刷清楚無比。

定 價 九 角

世 界 書 局

波選軍唐士西  
 歸梵士回作江  
 千蕭寺園  
 一樞贈別  
 傳徽度後  
 二千三百八十  
 四子宴殊



## 編輯室雜談

有七八個人偶然在某一點的興趣上不謀而合了，於是就產生了這詩與散文。

因為詩與散文是七八個人在某一點興趣上相合而產生的，所以內容方面的不能迎合一般的趣味，是勢所必然的。我們很抱歉，不能迎合一般的趣味。

詩與散文只是幾個人在紙上面的一番談話而已，既不想宣傳什麼，也不要主張什麼，所以印刷的部數，特別的少，定價方面也比努力建設什麼文藝，宣傳什麼主義的雜誌貴一點了。

詩與散文裏的作品是各人興趣地寫出來的東西，在高的讀者看來，半文不值，但在作者自己却覺得是寶貴的，所以詩與散文裏的詩文，均由作者自己保留著作權。蘇曼殊的未刊的作品，陸續發表，版權由柳亞子先生保留，因為這全靠柳先生苦心搜集來供給本誌的。

第二期中，除了詩歌外，散文方面，我們已預備好了一個可分可合的長篇大著，那就是劉大白先生的白屋聯話。劉先生中國文藝研究的成績如何，已有他的白屋文話，白屋說詩，舊詩新話等等著作來證明的了。今番為本誌所寫的白屋聯話：一方面固然仍是學究的，但另一方面卻是更有趣味的，我們等待第二本本誌出來時看吧。

民國十八年八月卅日印刷

民國十八年九月十日出版

(定價四角)

編輯者 詩與散文社

發行者 詩與散文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寄售處 世界書局

不許轉載

# 社會科學辭典

世界書局出版

定價  
四元

這是在國內研究社會科學的唯一的工具。關於中外社會科學的學術、派別、著作、學者、無不搜羅在內。全書條目計一千七百條，共百萬言。精裝一巨冊，堅固美麗。



## 詩與散文 第一本 目錄

|           |     |
|-----------|-----|
| 江干蕭寺圖     | 蘇曼殊 |
| 羅俄訪拉馬丁先生記 | 病夫譯 |
| 莫干山上的風雨   | 劉大白 |
| 夜坐        | 劉大白 |
| 心花        | 劉大白 |
| 恩仇        | 劉大白 |
| 春閨        | 劉大白 |
| 月下        | 劉大白 |
| 春日        | 蘇曼殊 |
| 晨起口占      | 蘇曼殊 |
| 環游滬西一周有感  | 柳亞子 |



|                  |     |
|------------------|-----|
| 孟傲車中失時計詩以調之····· | 柳亞子 |
| 法國革命紀念日游園有感····· | 柳亞子 |
| 七月十七夜宴後作·····    | 柳亞子 |
| 自題秣陵悲秋圖·····     | 柳亞子 |
| 題鼎湖感舊圖·····      | 柳亞子 |
| 幻想集·····         | 虛白譯 |
| 風化·····          | 茅盾作 |
| 自殺·····          | 茅盾作 |
| 秋，聽說，你已來到·····   | 虛白作 |
| 一篇想像的對話·····     | 穆羅茶 |
| 朝顏·····          | 徐蔚南 |



## 囂俄拜訪拉馬丁先生記

病夫譯

前四年，默想詩集公表時，維克多囂俄早就敬禮那新詩人。他在 *Le Conservateur Littéraire* 裏寫過這些話：

『這箇畢竟是詩人的詩，篇篇詩都是詩！』

『我全讀了這本特別的書；我一再的讀，雖然我有時也感覺到忽略，生造，煩複，隱晦，我曾給作者說：

鼓勇，青年人！你大概是柏拉圖所願充滿榮譽，爲他的共和論而放逐者。你也該等待著看見你驅逐在我們這無政府又無知識的土地上，可是你的放逐祇怕不會有柏拉圖許給詩人的勝利，棕櫚章（法蘭西文學院的勳章）軍樂隊和花環』。

沒多時，洛亨公爵 *Duc de Rohan* 領到囂俄家裏一位少年人，身裁偉大，態度高貴而帶有騎士風；這就是拉馬丁先生。這麼着在兩詩人中結合了雖相離而不相捨



的交誼。

冬天，他們屢屢見面。到了夏間，拉馬丁先生回了聖保恩 Saint-Point 去，他們通信；他們廝守在工作中；他們討論藝術問題；他們互異意見在修改上，使拉馬丁先生傲然地說：『文規壓迫着詩。文規不是爲我們而作的。我們不該知道語言從規則來。我們該說着好像說話來從我們的唇上』。

我讀着拉馬丁先生另一個信：

『我希望你的不安適祇在叶韻，你前回的信告訴我在你的字奇拉街 la rue de Van strand 小隱居裏一切都好。說到我呢，毫無善狀，倒是叶韻益發好了。這幾天，我做了許多詩句，這便安慰了我。我要不斷地寄給你幾百篇。這就是正經的談話。然而，自信有興而沉迷又何等的愉快！奧特 Ode 你要替我題首；這麼着，你的做成



時，題首的當然是我。倘我們傳之久遠，我們的姓名混合流布在後來，知道有這樣相愛的詩人』……

一次，從聖保恩寄來一個請帖：是不可拒絕的延請，牠是詩句：

好鳥歌人間，歸來息林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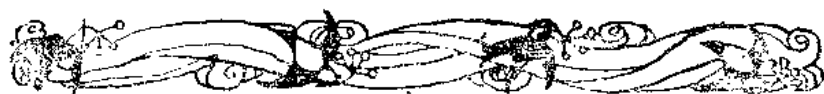
幽棲牖荒寂，繚繞汝佳音！……

咫尺蘇納畔，滄波盪靡淫，

偶泛斜坡上，自忘情不禁，

爲撫綠氍毹，百折盤渦臨……

不斷衆山谷，一山微聳肩，



寫俄京的拉馬丁先生記

祇在此山頂，雙塔軒巍然，  
已隱時代相，色采半凋焉，  
端賴一殘址，古堡舊跡延，  
遠臨荒村上，破影堪矜憐；

從何覓臣隸，所餘游禽巢，  
來燕與去雀，聚族居空窠；  
青青長春藤，聊代古旗幟，  
翹出銃眼頂，飄搖展葉條，  
重重綠雲幙，長護雕穹高，  
影墜又鵲噪，如墨下風毛，  
守茲黯澹梁，飛衛不憚勞。



曉識流光駛，滌空留殘片。  
恍惚一虛影，當前自浮現。  
高門亦寄寓，如藤附塔面，  
依稀有回想，一線還留戀；  
時代有瀑流，剝蝕受年浪，  
權威隨棄除，一瞬俱掃蕩；  
雙雙爛斑顏，微笑閱來往，  
渺矣如雲從，猶存樵蘇貺。  
古邸之回陞，汝將何所聞？  
晚風一嘆息，波動樹頭雲，  
村笛吹野調，牧鈴喧羊屯，



荷裏抒溫風，伊鬱現琴魂，  
有時成合奏，偶來盪空春，  
橫穿峨特門，孤牆返響頻。  
卽此荒居裏，殷勤延佇君。

(註)蘇納 Saone，河名，在聖保恩相近。荷裏 Osson，十一世紀蘇格蘭  
行吟詩人，善唱哀調。

露俄先生答應了去。在來恩 Reims 祝查理第十成聖式時，拉馬丁先生重提舊  
約。諸甸先生 M. Nodier 在前面，拉馬丁先生一併邀了他。

——不獨我們要去，諸甸先生說，這回來恩的旅行引起了我們運動的興味，到  
底要把我們的夫人和女兒都顧到你家裏。我有一個法子叫這事不致於爲難。

——什麼法子？露俄先生問。

——就是趁這機會看阿爾伯山。



——以後呢？

——以後，我們要談談我們所見的。如你不高興，我來擔任這件事；你祇要給我些詩句好了；拉馬丁先生也是這樣。我還要找一個人替我們畫圖。就叫出版人于朋卡內 *Urbin Canel* 供給我們的旅費。

——可以，兩詩人說。

回到巴黎後，于朋卡內先生一般誠懇的應允了。拉馬丁，羅俄，諾甸，戴洛諸先生商定連合刊布一種作品，臨時題名：白山和沙穆尼谷詩的和畫的游記，大家簽了契約。拉馬丁默想詩得了兩千法郎，羅俄四篇奧特得了兩千，戴洛自任的八張畫，並非創作，但是供給，諾甸一切的文字得到兩千二百五十法郎。

這本書原定把版權完全賣掉。羅俄先生要保留四篇奧特，預備將來收入集中。出版人答應了。因此關於游記他連續另給了兩三張散文。

諾甸和羅俄先生立地接受了各人的款子一萬七千五十法郎；便準備動身。雇了



兩輛車子，諾甸雇的是四輪車，另留了一個坐位給遠景畫師，蓋先生 M. Gue，露先生因為小姑娘帶了一個搖籃和一個使女，弄了一掛柏林大車。

兩車相遇在楓丹奈白路邊境，那裏是他們的約定地。兩車並肩地走，彼此一壁走一壁在車窗邊隨便談天。

到得愛沙納口，諾甸先生就叫停在路右第一家店門前。

我們早餐在這裏，他說：這個應在我們書裏是有地位的。就在這裏人家逮捕了勒荷格。

里昂郵差的暗殺案，是早餐時談話的資料。諾甸認得勒荷格，談到審官冤屈的受害人，一種情緒引動了婦女的眼淚。他覺得這頓早餐吃得太傷感了，想回復到歡笑。——那件事，他再說，並不關這店裏悲慘的記憶。我要講的，另是一件故事。人們往往不能認自己是孩子確定的父親，這固然是普遍承認的了；啊！依我說，人們一般不能常常保得定是母親哩。



——你從那裏見來？在座的人都問。

——在這球檯上。

果然，有一具球檯在間壁廳裏。

大家催他講明，於是他叨叨的談著，前兩年，一輛大運車載了一車哺乳的母親，從巴黎取回孩子，搬回蒲高尼，在這店裏早餐。爲了貪圖吃食舒服些，親母把襁褓的孩子都安放在球檯上。當她們在飯廳裏時，車夫也進來吃他們的，抱起孩子亂七八糟的睡滿了一板凳。母親們進來一看，發生了大困難；怎麼認清她們的乳兒呢？新生孩子大都相像。她們喊：糟了！祇好大堆裏偶然揀了一個，僅僅記明了姓別，在這一忽間，二十來個母親都溫和地叫着：我的兒！或：我的女！可是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的孩子。

——那裏有的事！諾甸夫人反對道，難道襁褓不是記號嗎？

——對啊！他的丈夫答，如你找到了像真的，你就永不想去尋求真的了。



諾甸先生是個美妙的談客。他的活潑而熾爛的精神同他安靜而延緩的語調，適成返映。他能融合哲學的廣大見地在信徒天真的懇摯中，成就這種特殊的才能。他所談的歷史，用他的想像比較用他的記憶來得多，往往在假的裏有現實的誠確，真的裏有不可能的迷惑。

寫俄先生把他的護照忘在巴黎；他這個忘記，幾乎弄成一場沒趣的險事。他步行去攀登威曼東 Vermanon 山岡，走過懸崖上的峭地；他是金髮而又瘦小，他的灰色雲襖布的衣服更減輕了他二十年年紀，活像一箇放假的大學生神氣。他遇到的警察，要他說明掛在鈕子上的綬帶。他回答他們是勳章，他們又說人家不會把十字章給小孩子的，要求拿出護照來，方可證明勳章的實在。護照恰又提不出，他們認為嫌疑，他們就扣住這徽章的僱用人。幸而諾甸先生已有了四十歲年紀；他跑去給警察說：